

中国当代作家论

谢有顺 主编



# 张炜论

赵月斌 / 著

作家出版社

中国当代作家论  
谢有顺 主编

赵月斌 / 著

# 张炜论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张炜论 / 赵月斌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9.7  
(中国当代作家论)

ISBN 978-7-5212-0369-1

I. ①张… II. ①赵… III. ①张炜 - 作家评论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25584 号

## 张炜论

---

总 策 划: 吴义勤

主 编: 谢有顺

作 者: 赵月斌

出版统筹: 李宏伟

责任编辑: 秦 悦

装帧设计:  合和工作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067186 (发行中心及邮购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zuojiachubanshe@zuojiachubanshe.com](mailto:zuojiachubanshe@zuojiachubanshe.com)

http: // [www.zuojiachubanshe.com](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 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249 千

印 张: 19.75

版 次: 201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212-0369-1

定 价: 46.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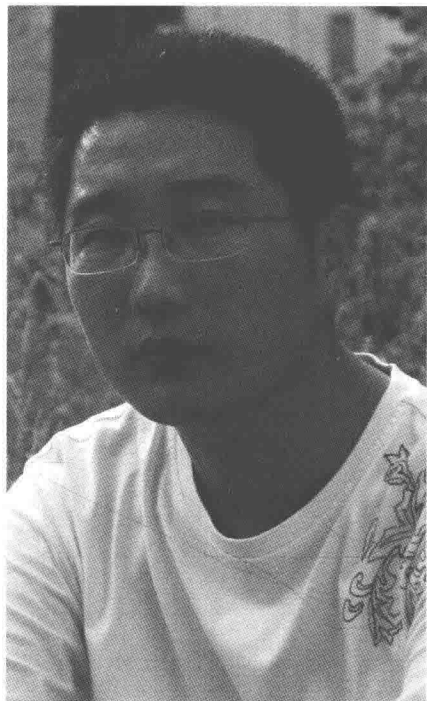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中国当代作家论  
谢有顺 主编





## 赵月斌

■ 1972年生于山东滕县。1987年首次发表诗歌，1996年开始发表文论、小说，迄今发表作品三百余万字。出版长篇小说《沉疴》和评论集、小说集多部。评论集《迎向诗意的逆光》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11年卷”。曾荣获泰山文艺奖、刘勰文艺评论奖等奖项，入选山东省“齐鲁文化英才”。

## 主编说明

自从到大学工作以后，就不时会有出版社约我写文学史。很多文学教授，都把写一部好的文学史当作毕生志业。我至今没有写，以后是否会写，也难说。不久前就有一份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文学史合同在我案头，我犹豫了几天，最终还是没有签。曾有写文学史的学者说，他们对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是以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成果为基础的，如果不参考这些成果，文学史就没办法写。

何以如此？因为很多学问做得好的学者，未必有艺术感觉，未必懂得鉴赏小说和诗歌。学问和审美不是一回事。举大家熟悉的胡适来说，他写了不少权威的考证《红楼梦》的文章，但对《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几乎没有感觉。胡适甚至认为，《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不如《儒林外史》，也不如《海上花列传》。胡适对知识的兴趣远大于他对审美的兴趣。

《文学理论》的作者韦勒克也认为，文学研究接近科学，更多是概念上的认识。但我觉得，审美的体验、“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的精神创造同等重要。巴塔耶说，文学写作“意味着把人的思想、语言、幻想、情欲、探险、追求快乐、探索奥秘等等，推到极限”，这种灵魂的赤裸呈现，若没有审美理解，没有深层次的精神对话，你根本无法真正把握它。

可现在很多文学研究，其实缺少对作家的整体性把握。仅评一个作家的一部作品，或者是某一个阶段的作品，都不足以看出这个作家的重要特点。比如，很多人都做贾平凹小说的评论，但是很少涉及他的散文，这对于一个作家的理解就是不完整的。贾平凹的散文和他的小说一样重要。不久前阿来出了一本诗集，如果研究阿来的人不读他的诗，可能就不能有效理解他小说里面一些特殊的表达

方式。于坚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很多人只关注他的诗，其实他的散文、文论也独树一帜。许多批评家会写诗，他写批评文章的方式就会与人不同，因为他是一个诗人，诗歌与评论必然相互影响。

如果没有整体性理解一个作家的能力，就不可能把文学研究真正做好。

基于这一点，我觉得应该重识作家论的意义。无论是文学史书写，还是批评与创作之间的对话，重新强调作家论的意义都是有必要的。事实上，作家论始终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宝贵传统，在1920—1930年代，作家论就已经卓有成就了。比如茅盾写的作家论，影响广泛。沈从文写的作家论，主要收在《沫沫集》里面，也非常好，甚至被认为是一种实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许多著名学者都以作家论写作闻名。当代文学史上很多影响巨大的批评文章，也是作家论。只是，近年来在重知识过于重审美、重史论过于重个论的风习影响下，有越来越忽略作家论意义的趋势。

一个好作家就是一个广阔的世界，甚至他本身就构成一部简易的文学小史。当代文学作为一种正在发生的语言事实，要想真正理解它，必须建基于坚实的个案研究之上；离开了这个逻辑起点，任何的定论都是可疑的。

认真、细致的个案研究极富价值。

为此，作家出版社邀请我主编了这套规模宏大的作家论丛书。经过多次专家讨论，并广泛征求意见，选取了五十位左右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作为研究对象，又分别邀约了五十位左右对这些作家素有研究的批评家作为丛书作者，分辑陆续推出。这些作者普遍年轻，锐利，常有新见，他们是以个案研究的方式介入当代文学现场，以作家论的形式为当代文学写史、立传。

我相信，以作家为主体的文学研究永远是有生命力的。

谢有顺

2018年4月3日，广州

# 目 录

引论：大物时代的天真诗人和孤独梦想家 / 1

## 第一部分 大地故乡

第一章 登州海角 / 29

第二章 南山经 / 69

第三章 作为外省的半岛及其他 / 90

## 第二部分 万物生长

第四章 张炜植物志 / 111

第五章 张炜动物志 / 143

第六章 张炜鱼谱 / 165

第七章 张炜神怪志 / 202

## 第三部分 天命有归

第八章 《少年与海》：“齐东野语”不老书 / 221

第九章 《独药师》：充满爱力和血气的立命之书 / 227

第十章 论《寻找鱼王》及张炜之精神源流 / 239

附录一 张炜创作年表 / 267

附录二 张炜访谈：茂长的大陆和精神的高原 / 282

参考文献 / 304

## 引论：大物时代的天真诗人和孤独梦想家

### 一

即时的命名往往带着过时的危险。对于所处的时代，谁能一语道破它的真髓呢？“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狄更斯说的是一百年前的一百年前——“那时跟现在非常相像。”“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褻渎了。”马克思说的是他们的时代，可是一百年后坚固和神圣的东西似乎并未仍然存在。同是一百多年前，李鸿章在奏折上称：我朝正处于“三千余年一大变局”。而今我们还是在说，当前中国正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十九世纪和二十一世纪的人们好像都要应对重大变局，每一代人所处的时代好像都是重要时代。人类无时无刻不是生活在无果的变局中——哪个时代无疑都是重要的，哪个时代都是当局者迷，我们就像爬在莫比斯环上的蚂蚁，似乎每一步都在前进，又似乎每一步都是重复，所在之处即为中心，所谓中心又不过是世界的尽头。就像现在——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时代，当然是最好的，最高级的，可是谁又能想象，若干年以后，会不会发现，原只当下一步就是天堂，却未料走到了相反的方向？

人类的命运，大概永难脱苦难轮回，永难达到至善至美。其中

原委，谁能说得清？“对于不可言说之物我们必须保持沉默。”然而这世上总有一些心事浩茫兴风狂啸的人，他们往往看穿了华灯照宴，看透了太平成象，于是乎失望而至绝望，绝望而又企望且奢望，进而像西西弗斯那样“致力于一种没有效果的事业”，像孔子那样“知其不可而为之”，像鲁迅那样“于无所希望中得救”。这些荒谬的英雄不甘于沉默，不顺服于他们的时代。他们用徒劳的一己之力留下了人心不死的神话。

太史公在《报任安书》中说：“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所谓“倜傥非常之人”，即是像孔子、屈原、左丘明那样的忧愤之士，他们因为“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方才发愤著书，以求以文章传世。为了立言明志，即便受辱丧命，也在所不惜。此司马迁所云：“虽万被戮，岂有悔哉！”时至今日，这种士人风骨愈发鲜见，招摇过市的是犬儒乡愿，巧言令色之徒，写作成为一种投机钻营的功利行为，世上再无舍生而取义的苏格拉底，亦无“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范文正。偶有秉笔荷担慷慨直言的人，可能也会像《野百合花》的作者那样被难，像《鲁迅批判》的作者那样蒙冤，宣传“争一言以相杀，是贵义于其身”的子墨子，只能出现在两千年前罢。说起来写文章原非如此危险，一代一代以文名世卖文为生的多了去了，因言获罪为文丧命的终是少数。更何况，有的人之所以背负厄运，不是因为生不逢时，不是因为不识时务，而是因为他们把文章得失看得比性命还重要。当他们决意“究天人之际”，“为天地立心”的时候，就注定要付出可怕的代价，大概这也是自司马迁至鲁迅、胡适以来，中国的人文传统总也死不了垮不掉的原因吧。

当我们试图讨论张炜的时候，不免要考量作家与时代的关系，探究他的文学立场和精神向度，显然，在他的作品中多少常会显露一种高古老派的清风峻骨，他的写作虽非金刚怒目剑拔弩张，却从不缺少暗自蕴蓄的幽微之光，不缺少地火熔岩一样的“古仁人之

心”。张炜用他的天真和梦想道说时代的玄奥，把苍茫大地和满腔忧愤全都写成了诗。

## 二

当今时代，把写作当生命的作家，还有吗？当然，肯定有，而且很多，有几个人愿意把写作说成玩文学呢？但凡写点东西的，很会和个人的生命体验相关联，把写作比喻成生命，也是一种方便顺口的说法。至于果真把写作和生命融为一体，完全为写作而生，以文学为命的，恐怕就少之又少了。这极少的当代作家中，张炜该是尤其显目的一位。张炜不只是以文学为志业，更是把它作为信仰和灵魂。他说：“文学是生命里固有的东西。”<sup>①</sup>“写作……实在是一种灵魂的事情。”<sup>②</sup>“写作是我生命的记录。最后我会觉得，它与我的生命等值。”<sup>③</sup>对张炜而言，写作就是自然而然的生命本能，就像震撼长空的电火霹雳，释放出动人心魄的巨大能量。它源于自身并回映自身，同时也照彻了身外的世界。我们看到，张炜的文学生涯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不仅创造力出奇地旺盛，且每每不乏夺人耳目之作。十九岁发表第一首诗，六十岁出版第二十部长篇小说，结集出版作品一千五百万字，单从创作量上看，张炜当是最能写的作家，而其长盛不衰的影响力，也使他成为当代文学的重镇，蜚声海内外的汉语作家。无论是位列正典的《古船》《九月寓言》，蔚为壮观的长河小说《你在高原》，还是境界别出的《外省书》《刺猬歌》《独药师》，以及风姿绰约的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乃至演讲、对话

---

① 《疏离的精神》，《张炜文集》43卷，作家出版社，2014年，第13页。本书张炜作品仅注出处，作者名从略。

② 《与全球化逆行的文学写作》，《张炜文集》40卷，第106页。

③ 《读本，新作及其他》，《张炜文集》35卷，第209页。

等，莫不隐现着生命的战栗和时代的回响。张炜通过千万文字写出了——一个异路独行神思邈邈的“我”，对这个时代发生了沉勇坚忍的诤诤之声，他用“圣徒般的耐力和意志”<sup>①</sup>创造了一个天地人鬼神声气相通，历史与现实相冲撞的深妙世界。

“一个作家劳作一生，最后写出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是作家自己。”<sup>②</sup>“一个作家无论是写了多少本书，其实都是写‘同一本’……他最后完成的，只会是一本大书，一本人生的大书。”<sup>③</sup>“作品只是生命的注释，无论写作怎样曲折，也还是在注释。”<sup>④</sup>张炜的全部作品实际就是一部不断加厚的精神自传。他就像精于术数卦象的占卜师，又像审慎严苛的训诂家，总是在“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反复地推演天道人事的命理玄机，稽考家国世故，厘定自我运程。经过不断的分蘖增殖和注释补正，张炜方才写出了一部繁复而丰润的大书。这部大书的中心人物就是张炜自己，它的主题便是张炜及其时代的漫漫心史。如此看待他的一千五百万言似乎太显简单，我却觉得这正是张炜的堂奥所在，通过这简单的“一本书”、“一个人”，我们会看到多么浩渺的世界和多么幽邃的人生啊！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即便如此，该摇滚的还是要摇滚，该言说的还是要言说。管它轰的一响，还是嘘的一声，世界并未真的结束，所谓空心人似乎也不是什么毁灭性的流行病疫。人们还是要前赴后继按部就班地过生活，过去讲“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现在说“与时俱进，不忘初心”，以后还是要“时日依旧，生生长流”。一切总在消解，一切总在更生，我们能够做的，好像只能是抓住当下，勿负未来。这是一个无名的世界，又是一个人人皆可命名的时代。面对无所归依的浑浑时世，张炜一直是冷静

---

① 张炜、朱又可：《行者的迷宫》，东方出版社，2013年，第286页。

② 《留心作家的行迹》，《张炜文集》42卷，第64页。

③ 《文学属于有阅历的人》，《张炜文集》42卷，第263页。

④ 《不合时宜的书》，《张炜文集》31卷，第333页。

淡定的。从开始唱起“芦青河之歌”，就表现得清醒而克制，甚至显得有些保守，所谓“道德理想主义”对他就是一种褒贬参半的说法。但是如其所言：真正优秀的作家，是必定走在许多人的认识前边的，<sup>①</sup> 他们的确具有超越时代的思维力和创造力。<sup>②</sup> 张炜的作品正是走在了前边，当我们耽于某种谬妄或迎向某种风潮的时候，张炜恰选择了批判和拒绝，那种不合时宜的“保守”倾向，反而证明了他的敏感：比起众多迟钝的俗物，他往往及早察觉了可能的危险——他就是那个抢先发出警报的人。当雾霾肆虐演变成无法改观的常态时，他在十几年前就描述了这种“死亡之雾”。<sup>③</sup> 当人们拼命地大开发大发展的时候，他看到的是水臭河枯，生态恶化，“线性时间观”的狭隘短视。在科技高度发达，生产力大大解放，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全球化浪潮势不可挡的今天，张炜对凶猛的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始终持有一种“深刻的悲观”。对他而言，“保守不是一种策略，而是一种品质、一种科学精神。”<sup>④</sup> 因此方可像刺猬一样，安静，自足，没有什么侵犯性，甚至温驯，胆怯，易受伤害，却始终有一个不容侵犯的角落。<sup>⑤</sup> 他在这个“角落”里安身立命，自在自为，用长了棘刺的保守精神抵御着躁狂时代的骚动与喧哗。

张炜说：“看一个作家是否重要、有个性、有创造性，主要看这个作家与其时代构成什么关系。是一种紧张关系吗？是独立于世吗？比如现在，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发泄和纵欲，是一个潮流，在这个潮流中，我们的作家扮演了什么角色？是抵抗者吗？是独立思考者吗？”<sup>⑥</sup> 尽管他也反思，包括自己在内的许多人，大量的仍然还是唱和，是在自觉不自觉地推动这个潮流，然而——“真正的作

---

① 《匆促的长旅》，《张炜文集》37卷，第152页。

② 《遥远灿烂的星空》，《张炜文集》42卷，第231页。

③ 《莱山之夜》，《张炜文集》33卷，第64页。

④ 《伦理内容与形式意味》，《张炜文集》38卷，第138页。

⑤ 《世界与你的角落》，《张炜文集》35卷，第287页。

⑥ 《匆促的长旅》，《张炜文集》37卷，第153页。

家、优秀的作家，不可能不是反潮流的。”<sup>①</sup>“任何一个好的作家跟现实的紧张关系总是非常强烈的。”<sup>②</sup>真正的作家、好作家是一个朴素的自我定位，张炜固然认为，我们无力做出关于“时代”性质的回答，但他未忘作家的本分就是“真实地记录和表达，而不是回避生活”，<sup>③</sup>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张炜一直带着强烈的使命感，以反潮流的保守姿态对这个天地翻覆的“大物”时代予以决绝的回击。他说，巨大的物质要有巨大的精神来平衡，<sup>④</sup>“大物”的时代尤其需要“大言”。<sup>⑤</sup>他之所以推崇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就是因为稷下学人留下了耐得住几千年咀嚼的旷世大言。就像孟子所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这样的大言之所以让人不敢滥施妄议，那是因为它正义充盈，无私无隐，更因为言说者的一生行为都在为这些言论做出最好的注解。”<sup>⑥</sup>张炜显然也是以这些圣者大言为高标的，他认清了大时代的大丑恶大隐患，痛恨“立功不立义”的野蛮发展，异化生存，因此才能“守住自己，不苟且、不跟随、不嬉戏”，<sup>⑦</sup>才能融入野地，推敲山河，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独行者”。<sup>⑧</sup>于此，他才“更多地牵挂这个世界”，<sup>⑨</sup>用诗性之笔写出了伟大时代的浩浩“大言”。

---

① 《匆促的长旅》，《张炜文集》37卷，第153页。

② 《遥远的我》，《张炜文集》35卷，第297页。

③ 《遥远的我》，《张炜文集》35卷，第293页。

④ 《独一无二的文化背景》，《张炜文集》40卷，第69页。

⑤ 《芳心似火》，作家出版社，2009年，第198页。

⑥ 《芳心似火》，第199页。

⑦ 《葡萄畅谈录》，《张炜文集》28卷，第16页。

⑧ 《精神的背景》，《张炜文集》35卷，第321页。

⑨ 《精神背景之争》，《张炜文集》38卷，第125页。

### 三

张炜是一位诗人。这样说不只是因为他最早进行的文学学习练就是诗，后来也从来没有放弃诗的写作，写过大量的诗，出版了两部诗集。事实上，作为诗人的张炜不全在于写了多少分行文字，更主要的是，诗不仅是他的“向往之极”，而且是他全部文学创作的基点，因为，“真正的好作家本质上往往是一个诗人，只不过他会选择一个更合适的形式来表达。能诗则能一切，他会或多或少地写出一些不同的文字。”<sup>①</sup>张炜正是这样把诗写进一切文字的人，尽管他常自嘲缺少写诗的天分，不是一个合格的诗人，但是从他的作品里总能读出诗的根性，不光语言散发着诗的光泽，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整体上也弥漫着优雅凝重的经卷气息。这种诗化写作在《夜思》《独语》《融入野地》《莱山之夜》《望海小记》《芳心似火》等散文作品中发挥得最为充分，在《一潭清水》《海边的雪》《柏慧》《远河远山》《外省书》等虚构作品也有突出体现，包括《你在高原》这样的皇皇巨制，《古船》这样的正史叙事，《九月寓言》这种多说方言的乡土文本，也不乏诗意篇章，诗性气质。即便《楚辞笔记》《疏离的神情》《小说坊八讲》《陶渊明的遗产》这类阐释古典、论述辞章的学理性作品，也不无诗性之美。张炜像是打破了文体的界限，几乎把所有作品都写成了纯美诗章。

在张炜看来，诗不单纯是一种文学形式，更是一种至高的审美境界。所以他用诗的标准评断小说、散文，乃至所有艺术样式：“散文和小说，不过是另一种诗……它们与诗，骨子里都是一样的东西。”<sup>②</sup>“任何文学形式，内核都是一个诗。离开它的形式，并没有离开它的根本。……如果一部作品本质上不是诗，那么它就不会

① 《散文写作答问》，《张炜文集》40卷，第50页。

② 《伦理内容与形式意味》，《张炜文集》38卷，第148页。

是文学。”<sup>①</sup>以诗论艺正是典型的中国式审美维度，张炜即认为：中国第一部文人小说《红楼梦》具有“诗与思的内核”，“中国现当代小说，从继承上看主要来自中国的诗和散文。”<sup>②</sup>他很看重“自己的传统”——中国小说的传统。因此，不仅要从文本上继承这种传统，还要在骨子里是一个纯粹的诗人。“好的小说家应该是、也必然是一个诗人。……现在好小说越来越少，是因为纯粹的诗人越来越少。”<sup>③</sup>“诗是艺术之核，是本质也是目的。一个艺术家无论采取了什么创作方式，他也还是一个诗人。”<sup>④</sup>“当今的小说家，特别是一个优秀的小说家，要求自己首先是一个诗人，的确是第一要义。”<sup>⑤</sup>可见“诗”既是张炜的创作指标，也是他个人的自我认定。“诗人”之于他从来不是普通的职业名称，而是一个不落凡俗的高贵席位：“我认为真正意义上的诗人更可信赖和更值得尊敬。我不是在说一种职业，而是在说一种生命的质地。……那些隔绝了诗性的写作在我这儿是很难理解的。……作为创作者，一旦丢失了诗性，我将不再写作。”<sup>⑥</sup>诗性，成为张炜的绝对尺度，他执着于诗，唯诗性至上，以诗性写作加深的难度，这也是他的作品大率不失水准的前提吧？

那么，何为诗性？何为诗人？张炜曾经申明：诗性不等于风花雪月，要知道也有惨烈之诗。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诗性不是青筋暴露、肉麻充愣，不是卖弄辞藻、撩拨情怀。真正的诗性并非文字表面肤浅的抒情或假装激动，而是一条内在的血脉，它显露于语言又隐匿于语言，似乎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诗性是一个类似于密码的东西，一开始就植根在人的基因里的。”<sup>⑦</sup>这就更有点儿神秘

① 《周末对话》，《张炜文集》30卷，第3页。

② 《阅读：忍耐或陶醉》，《张炜文集》41卷，第313页。

③ 《抵抗的习惯》，《张炜名篇精选·随笔精选》，山东友谊出版社，1993年，第201页。

④ 《诗意》，《张炜文集》27卷，第262页。

⑤ 《诗性的源流》，《张炜文集》30卷，第181页。

⑥ 《仅有一个旅途》，《张炜文集》38卷，第66页。

⑦ 《我们需要的大陆》，《张炜文集》42卷，第271页。